

江花

城市山林

A11

我的启蒙老师

■ 文/周竹生

作者自述

周竹生 喜欢看，天南海北名山大川游历，历史小说科技书籍泛读；喜欢杂历，三十六年工作六转单位，学校机关企业协会跨界；喜欢杂写，早年写作论文杂文较多，而今专注散文诗歌评论；喜欢杂耍，涉猎历史国学民俗摄影，不为成名成家只喜好。

五十多年前，距离县城十多里的小村庄东庄村，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简洁明了。粮囤子、油罐子、米罐子、盐罐子、糖罐子、醋罐子、衣箱子和每一个人的肚子一样，永远处在饥肠辘辘，空空如也的待灌装状态。放眼小村内外，无鸡无鹅无鸭无羊无兔无猪，缺吃少穿，村前屋后，田埂小路，茅草青青，全部割光，四面皆光。

这是一白。另一白那是指文化上的苍白，显然也是白纸一张。村里历史上的大儒宿儒没有，祖传的庙宇祠堂没有，读书读出名堂的人没有，一个挂匾挂对联埋石刻石碑的地方也没有。所以整个村子里，翻箱倒柜，找不到什么古籍古书，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墙上找不到什么古迹古字，相比于那些有祠堂、有学校有过私塾老先生的古村大村，属于一片不毛之地的小村，我们村里的文化和教育甚至比物质还要贫瘠。

理所当然，我们那一代的孩子一个个类似于撒在黄土荒坡的种子，吸收不到文化发育精神成长的雨水和养分，先天性的营养不良。按照现在的教育理念，我们连一条行走线都没有人给我们画，更不要说什么起跑线。我们的地是荒地，寸草不长，我们的天是井口之大，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历史的长河有多长，我们把乡里当城里，把县城当京城，我们活动的半径就是七八里十来里之内。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前就真实地预演了后来贫困地区希望小学孩

子的情景剧。对比今天被书本作业包围被文化知识填鸭被老师家长裹挟的孩子，我们一个个都是野地里眼巴巴的瘦狗，他们一个个都是白米囤里肥嘟嘟的老鼠，我们如饥似渴，他们饱食厌食。

在我们每天成群结队出没于河埂渠埂田埂，用土坷垃开战，百无聊赖时拔根茅草嚼吧青草的苦涩味时，终于我们尝到了另外一种甘甜的滋味，陶醉其中，一发不可收拾，爱上了天上人间的最美味——书香味。

那是我在上小学之前，我们一帮小孩子跟着村上一个叫王锁法的大孩子玩，锁法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是我们的孩子王。他叫我们上东，我们不会向西，跟着他下塘游泳捉鱼，爬树掏窝逮鸟，晚上出村打着手电捉青蛙。最带劲的是秋后跟着他到野外挖洞捉黄鳝，顺带着挖洞烟熏抓野兔。

天晴我们的心里都晴朗着，弹弹子，打陀螺，踢瓦片，抽纸牌，总归可以想出玩的办法。遇到大雨如注阴雨绵绵，我们的心里就都阴郁着，阴沉着，小伙伴的集体活动受限，大家只能老老实实地蹲在各自的家里发呆痴。

终于一天，传出一个好消息，锁法在他家新屋讲《西游记》故事了，大家快去听。

我们七八个孩子恭恭敬敬地坐在几排长短不一的板凳上，锁法一人坐在最前面，开讲《西游记》。孙悟空花

果山出世，唐僧带着他的众徒弟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经典故事一一讲来，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仿佛进入了一个神话的世界。

于是，从担心下雨怕下雨到盼望下雨喜欢下雨，每一个下雨天就是锁法“大话西游”的开讲日，也就是我们的开心日。一次次的“大话西游”，“戏说孙悟空”“戏说猪八戒”，我们对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唐僧的紧箍咒、孙悟空的神奇金箍棒充满好奇。我们越听越好奇，越听越入迷，锁法是越讲越带劲，越讲越能讲。锁法文化程度不高，估计就是小学毕业，但是喜欢看书，他家老子在南京工作，有机会找到一些书籍阅读。锁法脑子灵光，记性也好，过目不忘。他是先看《西游记》，然后“大话西游”，说起来是有板有眼，绘声绘色，天生是一个说书的料。他就是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锁法的能说道道让他后来成为农村帮人家办红白喜事的八个头中发利市的灵魂人物，诸如“头枕山，脚登库，后世儿孙代代富”“上盖金，下铺银，儿孙能抱聚宝盆”“身左身右装籽花，后世儿孙能发家”。一句一句，一套一套，惊天地泣鬼神。

从前学徒拜师年代师傅对徒弟不止一次地念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修行行不行，得有师傅领，毫无疑问，锁法就是把我领进语文学堂文学之门的师傅和启蒙老师。

东乡的稻浪

■ 文/吴春波

作者自述

吴春波 男，1958年4月生，大学文化，高级经济管理师，镇江东乡姚桥镇解放桥村人，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镇江市作家协会会员。

在近四十年的工作实践中，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多次获奖。散文诗歌集《记住乡愁》《纯美印痕》《岁月如歌》《沙腰河畔》《江河交响》《行者人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现任镇江市儒商协会秘书长。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当我读到这首诗时，脑海里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镇江东乡的父老乡亲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的场景，他们“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岁月，总在不经意间如流水般地在指尖滑落，不太真实地摇曳着光阴匆匆。然而，于我而言，最亘古不变的是东乡那一望无际起伏翻腾的金色稻浪；最难以割舍的是东乡那一缕轻柔的呼唤；最依恋渴盼的是东乡那一份淳朴的守望；最无法隐藏的永远是镇江东乡那一抹安宁的等待。

布谷催播，劳燕护耕，黄荆紫陌之上，镇江东乡人把古老的土地犁开一条条垄沟，整理成平整如方砖的秧圃，撒下稻谷的种子。春雨陆陆续续下过几场之后，秧圃上便可以见到秧苗破土而出。

每年的清明前夕，生产队便开始忙着对上一年储存的稻谷进行挑选，选择籽粒饱满无病虫害的当种子，种小秧可不是一般的活，先要平整好土地，上足底肥，做好秧圃，根据当年水稻种植计划，安排秧圃的数量，稻种下圃后，水要适中，水大，稻种漂浮在水面，不容易扎根，水小，泥土湿度不够，稻种不能充分吸收水分，容易腐烂变质。

等到麦子收割完毕，就开始整地插秧了，先是把麦茬地犁一遍，翻晒后容易吸收水分，遇水土疙瘩就碎了，抽水灌溉淹没土堡后，男女老少站在水田里，拿锹的拿锹，拿锄的拿锄，把高的推平，低的填平，然后就开

始耙地。

土地平整后，就进入了插秧程序，妇女们在秧圃里拔秧，青壮年劳力便忙着挑秧、插秧，插秧时不仅要把握好前后距离，株距和行距亦十分重要，便于以后薅草、治虫等田间管理。我的伙伴良玉插秧最快，横平竖直，只见他像小鸡啄米似的，手到秧到，秧苗入土适中。良玉不多时，就把一排的男男女女撇得很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稻讲究的是管理。秧插完后，田间管理是关键，何时该放水、何时该施肥、何时该治虫、何时该耘耩、何时该薅草，都要恰到好处。

稻谷在灌浆，还不够丰满，如果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丰收的前景已经可以预期。行走在稻田边，手脚可能会被长满毛刺的稻叶勾住，划出白痕乃至血痕。微风吹过，金色的浪花层层荡漾，一阵阵稻香扑鼻而来。闭上眼睛，深呼吸，感受这清静自然的一刻，真是惬意之极。

八月，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稻秆正值壮年，一株株威风凛凛，齐刷刷地吐出铿锵的稻穗，深情地绽放出诱人的芳香，吸引你毫不犹豫地走向田野，感受那水稻青春的气息。毫无掩饰，没有做作，就是稻花自身散发的自然的味道，她清纯、朴实。她清新淡雅，洁身自好，不争名利，等到她花谢花落，便是满地的金黄，满目的丰收。稻花给人快乐，予人喜悦，使我的父老乡亲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之中，把一个美丽的梦，寄托在这一片稻花飘香的季节。稻花是东乡

的象征，我们的甜蜜生活也像稻花，弥漫在浓浓的稻香里。

正是稻浪翻滚、稻花飘香的时节。仰望蔚蓝的天空，白云在缓缓飘逸，而无垠的稻田里，微风从天际处轻轻吹来，又含着淡淡的稻香飘向了山峦起伏的远方。走在田间小径上，静寂之中，深切感受到遍野的稻叶正在欣欣地抽长，吐芳的谷穗也在阳光下孕育丰收的冀望。

稻花飘香，稻穗成浪。稻田里葱郁的草绿盛装，在阳光催促下，由青转黄，白黄，淡黄，橘黄，金黄，正日渐成熟，稻谷在暖风带动下，热情招手，殷切点头，展露出盛产景象。那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早已压得身段吱吱作响，低下沉甸甸的穗头，“喜看稻菽千重浪”，东乡人一年的期盼和渴望。丰收时刻如期而至，如愿以偿，醉意心头，醉迷村庄。

秋分过后，我来到了东乡的一片农田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久违的画面。一缕轻风，一阵馨香，一丝淡雅，令人陶醉，恍若梦境。大片的稻田，黄绿交错，真美啊！每颗稻穗都低着头，每根稻秆都被稻穗压弯了腰，像在对人们倾诉着丰收的喜悦。稻子随着轻风前俯后仰，稻海一浪接着一浪，我幻想着自己跳进了稻海里，尽情畅游，与稻浪热情相拥。

过往，仿佛一阙清词，反复停留在指尖将回忆缓缓吟咏、静静播放；岁月是一首变幻的歌，岁月是一本泛黄的书，岁月是一条蜿蜒的河，岁月是一段崎岖的路。

编辑 卢伟庆
版式 胡莹
校对 陈乐